

随感录：我与善本部的讲座

编者案：“中国典籍与文化”、“敦煌与丝路文化”讲座是善本部奉献给社会的两个文化精品。据统计，参加讲座的读者已经超过1万人，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为使讲座能够更好地办下去，在此特选登一些学者、读者和工作人员对讲座的感想，以为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。



影响我一生的讲座

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致忠

大约四十多年前，我就是这个图书馆的听众。国家图书馆举办文化讲座是很有传统的，五十年代就办，那时偏重于文学方面，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都有。那时候我作为上高中的学生，到时就领票，领到票就去听，听完之后还有一场电影看。那时通过这种方式见到很多名人，象茅盾、戈宝权、赵树理、杨沫等，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改革开放。记得那时请姚雪垠讲怎么写《李自成》，后来有几年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。从听众的感觉来说，不可能我回回来听，回回都有很深的感受，甚至在若干个讲座中也可能没有多少深切的感受。那时我上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，北大办讲座，那是家常便饭，不管哪个系哪个专业办讲座，这海报向外一贴，大家都能来听。作为学生、作为听众来讲，我就觉得有的讲座能够影响你的一生，比如我个人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书史，我对中国书史的兴趣就是刘国均先生给我的。当



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办讲座，请老师有本校的、本市的，还有外地学校的，哪位知名学者到了北大来，都要留下“买路财”，按当时魏建功先生的话说，你要留下“买路财”，讲一次或两次。颇有几个讲座到现在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。

比如刘国均先生讲书史就讲一次，但只

是这一次就让我产生兴趣了，于是我就想买他的书。“四清”下乡的时候才买到他的一本《中国书的故事》。这本书到现在跟着我，成了我以后研究书史的启蒙。所以从听众的角度来说，不是每个讲座都能引起你的兴趣，也不可能每个讲座都对你有启发，但作为知识，如果你不拒绝知识的话，那么每个讲座，你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知识。

第二，我们在座的，不管老的、少的都是学生出身，对于讲课的人来讲，有的是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但是有的人讲课让你听起来非常困难。有的是语言问题；有的一写文章洋洋洒洒，讲课的技巧就不太好，让你听不懂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比如向达先生讲课从不抬头，很平，没有起伏，听得时间长了就感觉疲乏。还有王重民先生，写文章洋洋万言，可讲课呢，往往左兜一块手绢，右兜一块手绢。讲完课，这手绢都得湿透了。他讲课有口音，你听不太懂，可他的讲义，你一看，特别好。最有名的魏建功先生，我在北大的时候他是副校长，又是我们教研室的主任，他开文字音韵训诂课。文字音韵训诂课是钱玄同的一个创造，他是钱玄同的第一代学生，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者连在一起讲，讲这个课，就这么两代人，魏先生下世之后，没人能讲了。如果说有谁现在能把这三个课捏在一起讲，我还不太相信。字形和字义说清楚还好说，字音和字义就很难说清楚了。可魏先生这课，那时已经是副教授的也跟着听课，从学生一直听到副教授，还是听不懂，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入浅出问题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并不是能深入的就不能浅出来。如果钻得很深很透，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，我想普通听众是能够听得懂的。所以讲课不但要人能来听，而且要能听懂。

第三，我们的讲座要能讲出特色。现在办讲座都滥了，哪儿都办。善本部的讲座一定要有特色，没有特色，这个讲座就垮了，没有特色的讲座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我们这个讲座到底坚持什么特色？我想还是坚持学术第一，只不过在讲的时候要能够把一个高深的学问浅显地表达出来，让别人能够听得懂，但并不等于没有特色。特色一定要坚持。